



他的画笔，蘸着哲学的墨汁

□郭小东



方唐《乐在其中》

面对方唐的作品，观看是一

种局促：并不复杂的画面，分裂为

无数的整体。结果是，整体形成

冲击并突破了画面，在毛边之外，

构成另一个无边的世界。

即便有题签，那题签也是另有

其意，似乎文不对题。好处是，在

看似对牛弹琴的时间里，形成一种

冲突，正好机锋地回应了某些疑

问，这质疑或怀疑主义的要旨，便

是方唐的居心，艺术的居心。

所以，方唐的画，与其观看，不如阅读，用心，无须用脑。它本

不是为着纯粹用脑观看而缺少用

心来体悟的人创作的。

1

观赏方唐的画很容易，好看、

怪异、鲜活，又有味道。够了。但

读通方唐的画，却并不简单。它

藏匿了太多东西，连最本质、最真

实的发声也深藏不露。让看的人

看好，让读的人有疑。这是方唐，

一位有些快乐同时有些忧伤、有些

乖张却不失克制、豁然明达但

绝不苟且的大先生。

他的世界早已不是正的。圆的，偏的？无形的？抑或是蒸腾的

气、无序的风？失望里，又全

是希望。所以，他快乐。他画作

的倒置，错置，歪曲或邪恶，包

括重重的调侃、揶揄，都在抗争着

什么。又都在平复着什么。

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与丰子

恺的正形，与冰兄的错愕，与丁

聪的幽默，华君武的辛辣，等等，

方唐略不同。他是自由的、不羁

有能力撼动人类心灵，去往

他的田野、广袤的远方，和声共

鸣，这种画家、作家，不正是我们

称为“伟大”的人吗？

方唐晚年的画作，越趋于理

性，越耽于思考，而且充满一

种青春期才有的冲动，他看到

了出世的狂狷，那种摒弃喧嚣

的沉静之后，对贪婪与愚昧的

刻薄嘲笑。它意味着艺术成熟

和思想演算的高度，这是一种

罕见的状态。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美术土壤

和美术教育，有太多工匠的痕

迹。现代人这种德行，似乎并不

太符合中国传统文人的要义。

但方唐画画，写画论，写杂文、

散文，居然还写小说，还出文集，

洋洋大观，虚衔多多，这专家那

学者的，忙得不可开交，艺术仍

老而弥坚。

2

他的画作中，人物形体的各个部分，都局部地实现着各自的整

体承担。换一种方式说，即局部的指向与边界是明晰的。在他的画里，眼睛就是眼睛，鼻子就是

鼻子，它们各自分离，独立存在。

可是，这些部分，一旦和别的界

域或构件，化合或重叠，结合部分，

或线条的延伸组合，就有了另

一层意蕴，成了模糊的、不确定的、

多义同时又暧昧的，并且具有逻

辑推演的意义。它僭越了平常的

审美和庸常的逻辑，进入他的画

本理论——属于方唐的艺术创作

理论，即万花筒效应。

有能力撼动人类心灵，去往

喜滋滋地品尝饼心，不费牙，且香

甜。爸爸总笑着说我和别人不一样，并叮嘱我在外面绝不可如此，

不爱吃的东西也绝不可撕下来丢在一旁。我慎重地点点头。

因为爸爸接我放学时经常光顾饼摊，久而久之，饼伯就认识了我，也认识了我。每次购买，不必说要多少元的饼，饼伯就能准确地切好饼子，套袋给我爸带走。有趣的是，饼伯总会专门再挑出一块新的饼，专门从饼角切下一小块：

“饿了吧？现在就吃吧！这是角，三面都是脆皮，有劲，还香！”

我尴尬地接过饼角——长溜溜的一条，皮多，瓢少。我很佩服他的刀法，是如何绕过饼心，切下了那么多脆皮。可我偏不爱吃脆皮，连一面脆皮都不爱吃，何况是三面？爸爸一面说“快谢谢伯伯”，一面掏出纸币和妇人找零。于是在饼伯热切且期盼的眼神中，我牢记爸爸“在外不爱吃的東西也不可以丢在一旁”的教育，矜持地咬了一小口。

虽然很热，但真的很硬，硌得牙痛。

饼伯的眼神更期待了：“是不

是很好吃？”我努力地忽略牙痛，挤出一丝笑容：“好吃。”

饼伯满意地笑了起来：“下次再来买，还给你切！”

我的笑容顿时僵硬在脸上。

果然，一连好几次，买饼时，饼伯都会专门切下一个角，用塑料袋包好，递到我的手中。心情好时，我会“表演”一下咬饼子，让饼伯十分满意；心情不好时，我会把饼角裹裏，装进口袋：“我带回老家去吃。”这时，饼伯就颇为遗憾：“塑料袋捂死了（热气凝成水珠会打湿饼皮），就不脆了！”我无比尴尬，赶紧催爸爸快点骑车离开。

为了避免彼此的尴尬，如果哪天要买饼，每次骑车快到路口时，我总要求提前下来，缓缓地走过去。我是想趁着饼伯夫妇没有注意到我，从拐角溜进巷子内走一段，再坐上爸爸的车。但回家路上，爸爸有时仍会说：“大伯还问你，今天为什么没一起来呢！”我尴尬无言。回到家打开饼袋，依旧会发现，有一个小小的饼角躺在袋子中。就听爸爸说：“那是大伯特意切小的一个角，说是专

门给你吃的。”我更尴尬了。

后来有一天，爸爸说今晚吃饼。我像往常一样从后座跳下来，悄悄地朝巷口移动。可是越

移动越不对劲：今天巷口的身影，没有以前那么挺拔，而是一个瘦小、精干、年轻的男人，正在挥舞着切饼刀忙碌。

这一次我没有从他们身后绕走，而是跑到了饼摊前。爸爸正好在一边付钱一边闲聊。原来，饼伯生病了，今天是他儿子来帮忙卖饼。老妇看到我后，开心地说：“呀，丫头今天也来了！”我喊了一声“大妈好”，就站在爸爸身边，看饼伯的儿子切饼。饼伯儿子看了我一眼，冷冷的，没什么温度，把饼装好后递给爸爸，随即就开始收拾案板。

坐在爸爸的后座上，我特意打开了袋子，饼子凌乱，大小不一，像一袋七巧板。我对爸爸说：“爸爸，今天没有那个饼角呢！”爸爸不以为然，“嗨，你不是不爱吃角嘛！”我默默地扎上了袋子。我很想说觉得缺了点什么，但那时小小的我，也说不出缺了什么。

再后来，不知是不是因为长

大了，吃过的好东西越来越多，学

业也越来越繁重，我的心思早不

在食物上，渐渐地，烙饼也不觉得

那么香了，而饼伯也再没出现在

巷口。换了一个是妇人在卖饼，

爸爸买饼，也不再闲聊。

当求学的我离开了故乡，又

由于家里房子拆迁，一连好几年

我都没有再回去原来的地方。

直到有一年过年，我开车路过那个

地方，隔着窗户，竟然看到了一

对熟悉的身影，熟悉的热气腾腾的

竹筐、棉布罩。我赶紧对一旁的

爸爸说：“是以前那个脆角饼哎！”

爸爸说：“是啊，你吃吗？”

我说：“吃！”

于是我们找了个地方停车，

来到了那个熟悉的拐角，熟悉的

饼摊前，还是熟悉的香味。买饼

夫妇认出了我，高兴地攀谈。

饼伯也看见了我，还是笑容满

面。时光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

深的烙印，皱纹深深地显现，白

发从发丝间难以掩饰地显现出来，

身型也不再挺拔，动作也变得迟缓。

他说我长大了，女人大十八变

了。随后选了一块热气腾腾的饼，低着头，努力切出

规矩的模样。

我试探性地问一句：“最后的

角切小一点呗？”

饼伯抬头，笑眯眯地问我：

“还想吃角啊？”

我笑笑，点点头。

最后一刀，饼伯切出了一个漂

亮的角，和童年时的一模一样，

长溜溜的一条，皮多，瓢少，依

旧是我佩服的刀法。

饼伯用塑料袋精心包好递给

我。为了不让饼伯惋惜脆皮变

软，我随即咬了一口。还是那么

的咯牙。

饼伯笑着问我：“好吃吗？”

我说：“好吃！”

大家都笑了起来，说我一点儿也没变。

我没想到，这一次离开那饼

摊后，老家巷子便全部翻新了。

之后回老家，我再也没有看见过

饼伯夫妇。

回忆起来，我甚至不

知道他们的姓名与年纪。

新街干

净得仿佛他们从出现过一样。

烙饼夫妇的模样，和那再也无处可

见的饼，也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忘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很想留住他们，却留不住

啊。也许有些画面，只能用来道

别，就像我那遥远的故乡。

自我调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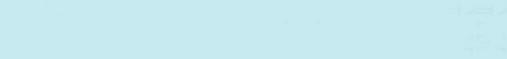
勇于面对 调整心态
积极乐观 拥抱生活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p